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别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别集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家範四

祭禮

廟制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王肅曰官師中下士也○橫渠先生曰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適士當十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曽祖位也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　政和五禮新儀文武升朝官祭三世兄弟同居則合享異

居則分祭杜祁公韓魏公司馬温公横渠張先生祭儀

祀曾祖祖考三世

伊川先生祭説家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為位舅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攝歛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象生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

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廟制載在經史者祏塪戸牖碑爨之屬品節甚衆今皆未能具謹倣王制士一廟之義於所居之左葢祠堂一間兩厦西勢隨地之宜亦未能如古以為藏主時祀之地存家廟之名以名祠堂使子孫不忘古焉

祭用仲月

司馬温公祭儀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唯享太廟用孟月自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

祭日

唐范傳式時饗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國用四孟家用四仲唐鄭正則祠享儀云儀禮及開元禮四仲月祭享皆以卜筮擇日士人多遊宦遠方或僻居村閭無蓍龜處即取分至亦不失禮經之意司馬溫公祭儀云孟詵家祭儀用二分二至

橫渠說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　古者祭必卜日今以未習卜筮之法止依范氏孟氏家祭儀橫渠祭說用二分二至

陳設

前期一日主人帥衆丈夫及執事者灑掃祭所滌濯祭器設椅桌以上溫公祭儀韓魏公家祭式云供床座椅代設席孫日用仲享儀云或有人家往往以床椅設祭蓋其床椅凶祭席地吉祭今既從俗故不取此說曾祖考妣居中祖考妣居東考妣居西以廣漢張氏祭儀參定溫公祭儀云考妣並位皆南向西上古者祭於室中故神座東向自後漢以來公私廟皆同堂異室南向西上所以立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今以地勢不便止從張氏儀主婦主人之妻也禮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及婦為之若自欲預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於酒壺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病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往歲士大夫家婦女皆親造祭饌近日婦女驕倨鮮肯入

庖廚凡事父母舅姑雖有使令之人必身親之所以致其孝恭今縱不能親執刀鬮亦須監視庖廚務令清潔未祭之物勿令人先食及為猫犬及鼠所盜汚開元禮六品以下祭亦有省牲陳祭器等儀按士大夫家祭其先者未必皆殺牲又簠簋籩豆鼎俎罍洗皆非私家所有今但別置挑楪等器專供祭祀平時収貯勿供它用

設盥盆有臺於阼階東南帨巾有架在其北 盥濯手也帨手巾也

此主人以下親戚所盥無阼階則以階之東偏為阼階西偏為西階

又設盥盆帨巾無臺架者於其東 此執事者所盥少牢饋食禮設洗於阼階東南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取盥承水主人盥手執篚受巾遂進爵主人詣酒樽所執樽者舉冪私家乏人或恐難備今但設盥帨巾使自盥手帨手以從簡易已上温公祭儀

設香案於廟中置香爐香

合於其上東茅於香案前地上設酒架於東階上別以桌子設酒注一酒盞盤一匙一盤一匙巾一於其東對設一桌於西階上以置祝版設火爐湯瓶香匙火匙於階下以上朱氏祭儀

三獻

主人為初獻亞終二獻以諸弟為之以韓魏公祭儀修唐鄭正則祭儀云

祭統云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禮器云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故周南之詩王后采荇

菜以備庶物事宗廟也諸侯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皆為助祭盡敬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儀禮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醯醢坐奠於筵前又云主婦房中出酌拜獻尸輒考詳宜以主婦為亞獻庶合禮經之義孟馮翊云主婦為亞獻長子為終獻自晉以來婦不復為獻也

祭饌

果六品醢醤蔬共六品饅頭米食魚肉羹飯共六品以朱氏祭儀參定唐鄭正則祭儀云開元禮五品以上牲用少牢六品以下至庶人用特牲賀循云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大夫之牲祭于宗子之家其食准禮皆用右胖之上體歐陽秘監云謂前脚三節三段又取横脊正脊正脇代脇各二骨載之俎謹詳此時人不識亦非先尊平生所食若用之失禮之變輒以隨時之義造今

之祭食實之盤盂謂合緣情之禮也

云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 伊川程氏祭儀

享全用古事恐神不享范氏祭儀曰反本修古不敢用

褻味而貴多品交於神明之義也𥚃俎籩豆簠簋䤼鉶

爵坫古者存没通用後世燕器從便唯今國家祭祀則

用古器或謂生不用而祭用之恐祖考不安祖禹以為

不然昔三代之時皆有所尚而亦兼用前代之禮故魯

兼四代服器孔子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此

其意也醴酒之美玄酒之尚貴五味之本亦猶冠禮始

冠緇布之冠太古之禮存而不廢以明禮之所起不敢

忘其初也後世去聖久遠典禮廢壞士大夫祭祀之禮

不出於委巷則出於夷狄牲牢器皿無所法象所謂燕

器者出於人情所便非聖制也若遂略去古禮一切從

俗則先王之法不可復見君子不宜以所賤事親猶須

存之今以廟制未備未能如禮

然范氏之論學者所當知也

致齋

唐書志凡時享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子孫陪者齋一宿於家

韓魏公家祭式祭前一日三獻及執事者清齋一日於别室弟姪子孫之不獻者及主婦亦如之諸與祭者並沐浴改服出賈氏家薦儀　周元陽祭録云秦漢以來公卿大夫皆用士禮蓋以職事猝委與古不同故王公闕祭皆齋一日今從周賈二家之説因時俗也

今廟制未具三獻執事者並致齋於外會宿于書室

諸與祭者並沐浴改服

質明主人以下皆盛服盥手入廟升自阼階焚香告曰

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夏秋冬各隨時）敢請皇曾祖考某官府君皇曾祖妣某封某氏皇祖考某官府君皇祖妣某封某氏皇考某官府君皇妣某封某氏諸位神主出就神座恭伸奠獻乃搢笏啓櫝主婦盥手升自西階主人奉諸祖考神主就位主婦奉諸祖妣神主就位主人降自阼階主婦降自右階向廟立與在位皆再拜（此參神也）主人

升搢笏焚香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缾口實酒于樽一人取盤盞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執樽立于主人之右主人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樽斟酒于盞以樽授執事者取盤盞灌之茅束之上俛伏興再拜復位此降神也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衆丈夫盥手帨手主人帥之脱笏奉肉食主人升自阼階衆丈夫升自右階以次設於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神座前降執笏復位衆婦女盥

手帨手主婦帥之奉麪食米食羹飯設於神座前主人升自阼階詣酒樽所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以下酒盞一人奉曾祖妣以下酒盞就主人所主人搢笏執樽以次斟酒執事者奉之徐行反置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於主人之左一人奉曾祖妣酒盞立於主人之右搢笏跪取曾祖考妣酒酹之授執事者盞迈故處主人出笏俛伏興少退立祝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

祝卷辭懷之執笏主人再拜次詣祖考妣以下神座皆如曾祖考妣之儀獻畢祝及主人皆降復位此初獻也亞獻終獻升自西階斟酒皆如上儀唯不讀祝三獻畢主人升自阼階執樽徧就斟酒盞皆滿退立於香桌之側主婦升自西階執匕扱飯中西柄正筯立於香桌之側主人再拜主婦四拜退復位此侑食也少牢饋食禮七飯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又曰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拜侑又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踈之宜今主人斟酒主婦扱匙正筯而拜亦不言侑食之意也司馬氏祭儀至此祝闔

門主人立於門左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於門右衆婦女在其後如食間祝升當門外北向告啓門三乃啓門此陽厭也特牲饋食曰尸謖注謖起也又曰佐食徹豆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為幽暗所以為厭飫此所謂當室之白為陽厭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鄭曰無尸者闔戶若食間此則孝子廣求其親庶或享之忠愛之至也今既無尸故須設此儀若老弱羸病不能久立則便休他所當留親者一兩人侍立於門外可也司馬氏又有飲福受胙儀云主人入就席西向立祝升自西階就曾祖位前搢笏舉酒盞徐行詣主人之右南向授主人主人搢笏跪受祭酒啐酒執事者授祝以器祝受器取匙抄諸位之黍各少許置器中祝執黍行詣主人之左北向嘏於主人曰祖

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席前執笏俛伏興再拜搢笏跪受黍嘗之實于左袂執事者一人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授執事者器挂袂于黍指取酒啐飲執事者一人立于主人之右受盞置酒注旁一人立于主人之左執盤置于地主人郤袂中之黍于盤執事者受以出主人執笏俛伏興立于東階上西向於主人之受黍也祝執笏退立於是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韓魏公祭儀云飲福受胙之禮私家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食之可也今廟制未備未舉行

主人帥執事者皆進徹 酒盞不酹者及注中餘酒皆入于壺封之所謂福酒

執事者徹祭饌返于廚祝告神曰禮畢主人乃再拜退 已上並以司馬氏橫渠張氏朱氏祭儀參定

同祭

唐范傳式時饗儀云若諸院兄弟同祭則於祖座之東依伯父叔父次第設兄弟通行三獻之禮而祝文則各以其嗣為祭主位版亦如之初祭之時主人之長行初獻之禮至禰坐而止其叔父之座則以從父弟行初獻

呂和叔云開寶禮雖有共廟異室之文止祭其適祖適考又其數世同居者其旁支子孫亦有爵欲祭其所出之祖父不知當就何所設祭若並許立廟則似踰制若令錢氏曹氏之類一家必須立十餘廟若止祭於寢則大祖下別子亦有為公相者考於禮制止有殤與無後從祖祔食之文則支子有後者各自立廟可知今既不

可踰制創廟則從父以上之兄弟聚居者雖共至廟一以祭其適祖而兄弟中承適者又宜於其位各虛一堂以祭其所出其不承適者之夫婦死或庶母死則亦於其位虛一堂容其子孫祭之若遇合祭則並祭於祖廟或貧不能辦所虛之堂及無爵者雖止祭於寢亦可也

二祀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二祀鄭氏月令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左樞

吕和叔鄉儀云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慢莫甚豈

有受福之理

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内左樞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

祝文

維某年歳次某甲子月某甲子日某甲子孝曾孫（祖曰孝孫 父曰孝子）具位某敢用清酌庶羞薦歳事于曾祖考某官曾祖妣某封某氏配尚饗

右呂氏祭儀一篇吾友伯恭父晚所定也聞之潘叔度伯恭成此書時已屬疾自力起奉祭事惟謹既又病其飲福受胙之禮猶有未備者將附益之而不幸遽不起矣使其末死意所釐正殆不止此惜哉淳熙壬寅二月既望朱熹書

東萊别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別集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家範五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

責之責之不可告於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
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諠譁擁併謂之不肅狎侮
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 妄語非特以虚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 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 如賭博鬭毆蹴踘籠養撲鶉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右十一條

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

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册記録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

疑互相商搉仍手書名于册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踈畧無叙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右五條

乾道五年十月　日關諸州在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止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學際天人及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百拜過呼官職之類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

一通書止許商搉所疑自叙實事謂自叙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為信玩謂圖畫及几案玩具物謂研扇几什物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弔慰仍具書尋便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仰連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共為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冒犯刑法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遞相傳報遵守

某年某月某日掌儀位闕

右七條

乾道六年規約

親在別居

親沒不葬 謂服除不葬火焚者同

因喪婚娶 身犯及主家者

宗族訟財

侵擾公私 謂告訐脅持邀索之類

諠譟場屋詐冒同

游蕩不檢

並除籍仍關報諸州在籍人

諸齋私録講説之類並多訛舛不可傳習

右七條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凡遇諸齋申到合弔慰人直日即點檢如係今年預課

人丁父母憂預課滿百日者據人數均斂錢拾伍貫

文省未滿百日者均歛錢拾貫文省城居人問受慰日分隨歛錢告報令諸齋某日早各備名紙並集麗澤堂并禀堂上差掌儀二人至受慰日早集衆會麗澤堂分兩序立直日備籍收名紙次掌儀請齒長人率衆以齒序行其在道笑語諠譁仰總直日及諸齋直日申舉至所弔慰家直日通名紙訖齒長人率衆入門序立立定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掌儀引齒長人詣靈位前三上香請齒長人跪三奠酒掌儀

兼執尊酌酒俛伏興後項致祭者掌儀跪讀祭文畢復位立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贊云移位少東再拜慰拜訖齒長者一人前致慰辭畢衆皆揖以序出郊居人即録慰書格式同斂錢告報令諸齋各具慰書同弔祭人限某日納仍量弔慰道里遠近差人往回之費併筭均斂候書足差人専往如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城居者問受慰日分告報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録慰書格式告報諸齋限某日納慰書類聚令本齋尋便附往兩項並弔而

不賻其身故者如係今年預課人並如丁父母憂例
仍別斂祭錢壹貫文足差人作祭文一通如係在籍
今年不預課人弔而不賻止斂祭錢壹貫文足亦差
人作祭文一通城居齋長並往弔慰如前式郊居者
別具慰書格式慰其父兄告報限某日各寫慰書同
祭賻納今年預課者專差人往不預課者令本齋附
往其遭祖父母親兄弟喪今年預課人城居者諸齋
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告報本齋一面發書往

慰

東萊别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别集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家範六

官箴

覔舉

求權要書保庇

投獻上官文書

法外受俸

多量俸米

通家往還

置造什物

陪備雇人當直

容尼媼之類入家

非長官輒受狀自斷人

與監當巡檢坐不依官序

不依實數請般家送還錢

非旬休赴妓樂酒會

託外邑官買物

刑責過數

以私事差人出界

不經由縣道輒送人寄禁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它處

薦人於管下賣物茶墨筆之類

上司委追人斷人及點檢倉庫不先與長官商量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須令自出錢銀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説誤人措擬以致生怨

不尊縣道

謂尋常丞簿尉視長官為等輩差定驗之類往往多玩習慢易殊不知此事乃國事非長官事

買非日用物

日用謂逐日飲食及合用衣服其他如出産収藏以待它日之用及為相識置買之類皆當深戒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謂部民或進納人如士大夫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衆開合子廳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

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地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已上因門人戴衍初仕請教書此遺之後以義未備復附益之如后

滎陽公家塾廣記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為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必為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於

庭下皆有自耻之色獨逌容貌自若是以知之尚書公為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舛以往其清謹皆類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宋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滿船唯載惠山泉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予嘗為泰州獄掾顔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

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閒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别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説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兊剛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茍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

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問監窯官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窯中所出烟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盖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踈絶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

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

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

而以方便為上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

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
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
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
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
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
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

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蘄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精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

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

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葢言忍受得事也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髪過雖過往驛劵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謹如此

擇善太史舊所編書名曰擇善此下皆擇善中所取也

晉及齊戰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成公二年

右春秋左氏傳

樂毅獻書報燕王曰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二

右戰國策

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國灌其城城不浸者

三版羣臣皆有外心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私於韓魏合謀反滅知氏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先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趙世家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太息曰客亦有面目見文乎馮驩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

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莫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孟嘗君曰敬從命孟嘗傳

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敢自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田叔列傳

右史記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碓舂於市 楚元王傳第六

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反不諫與反者身無異吳不得赦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

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壻也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
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
千秋封上衆議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外内異言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乃
奏記光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
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
至擅召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
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

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傳三十

趙充國擊先零罕羌豪靡忘使人言願還故地充國以聞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 傳三十九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強弩破羌出擊多斬獲虜以破壞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禄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用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傳五十三

何武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武平心決之卒得

不死自是後聖懋服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

恩五十六

霍光沉静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

識視之不失尺寸三十八

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刼之有頃廣漢

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扣堂戶曉賊曰京

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

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

即開門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
勑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
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四十六

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
贓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諜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又
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書相曉欲君自圖進
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

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宣得吏民罪名輙召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

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五十三

王莽免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

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

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

肯受莽曰誠見君面有瘢聞美玉滅瘢欲獻其瑑爾即

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也遂椎碎之自裹以

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後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嘔血託病杜門自絶六十九

右前漢史

卓茂性寛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與茂同者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他日馬主别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後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也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爾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恩知相敬事也今鄰

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

南郡爲置守令茂不以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十五

桓曄適會稽止故魯相鍾離意舍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纎微不漏二十七

陳寔爲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且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五十三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鈎黨郡國所奏多至數百

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責州郡髠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切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仇覽為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爾母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故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悟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六十六

右後漢史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賔客如雲而邴原獨

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傳十一

萬表年二十為闕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者輙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十三

王觀為涿郡太守明帝詔使郡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曰此郡濱虜數有冦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乎遂言為外劇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二十四

呂壹罪發收繫廷尉顧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問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

無言時尚書郎懐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吳傳七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軍益吕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孫權善其言還肅兵成當宋定徐顧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其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為擇師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九

有薦凌統同郡盛暹於孫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忌如此十

孫策從容與呂範碁範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褶袴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十一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毁壞深以為慙十三

張翼為庲降都督耆率劉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以為宜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

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埸當運
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
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
丞相亮聞而善之 傳十五

右三國史

宋越譚金等謀反殷孝祖為前鋒都督中流矢死人謂
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武檻總統衆
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

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冦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南史傳二十七

蕭修為衛尉卿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

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違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事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四十二
李孝伯人或有言事者孝伯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北史二十二
齊崔劼二子拱撝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耻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

者歎服四十四

晉公宇文護誅武帝召齊王憲入免冠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四十九

赫連達為夏州總管性廉儉邊鄙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公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六十

路去病齊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為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

崔暹好薦人士言邢卲宜親重言論之際卲遂毀暹文

襄謂暹曰卿説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右南北史

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初李密遣勣守黎陽密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已功以

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録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賜姓李氏

魏徵安輯河北太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

復送思行等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廢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悦二十一

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七十八

范希朝節度振武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驩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横百一

劉寛夫轉左補闕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寛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得郡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寛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

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百三

吐突承璀監淮南軍李鄘以剛嚴素著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又不領政事竟以疾辭百七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武儒衡謁見未嘗輙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百八

王播歷殿中侍御史倖臣李實尹京兆恃恩頗橫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外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為畿甸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

楊凌子渾之以家藏書畫獻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鎮蜀川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李紳亦託周漢賓於徽牓出二人不中選段李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不當穆宗問元稹李紳對同文昌徽貶江州刺史李宗閔

等今嶶以二人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嶶曰不然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嶶長者一百十五

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孫孫幼小𢢽宗恐為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若干物不受却付訖

穆宗按簿甚悦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百二十二

右唐史

東萊別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别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東萊别集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尺牘一

與汪端明聖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惟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令兹遷授特遵用常典固未足為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尚不聞大有設施可為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静

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濡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既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為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違遠誨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賜書曲賜開諭幸甚癸未

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黄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中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

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册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謦欬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塡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隣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覃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凛然可以為吾道賀今兹洊膺召命聞既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乙酉

正月

開府既久庶事當已就緒吳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衆智上寛西顧之慮豈勝幸甚乙酉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鎮撫亦豈小補哉司諫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凛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下得人必

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宜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鋟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儻蒙付示幸甚乙酉四月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纍然衰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第深悵怏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

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墻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覬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丁亥九月十四日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槩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模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

一端也書籍分寘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為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録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録雜説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為之整頓也癸巳

少稟新太平州司戸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闕練達世故於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謦咳儻有以語之

想必能佩服入亦李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禀更不重出癸巳

奠居浸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録或因繙閱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為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癸巳

少禀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願得親

謦咳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真知尊敬前輩者
蓋不多得儻示以端續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尚在
一兩月後更不詳禀癸巳
少禀近欲刋横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
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横渠之孫最為詳備令即令輟工
専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尚留黄岡亦告遣
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
亦非小補儻籖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

以成就此叚為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為厚幸顧不敢請耳 癸巳

某衰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勤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却得專意為學違去函丈之久惓惓馳鄉形於夢寐免喪决當造門求旬月之欵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閒耳洛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盖朱元晦屢趣欲

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為迎侍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砦霅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覿審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道甲午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瞻視不至妨繙閲否黙坐静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聄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撙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説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欲省並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乃以私而廢

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為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宫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沖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丈李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甲午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祠復恐其不察以為有所徼求尚

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侯元晦送到即附刋於後伊川㖶

富鄭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靜論春秋帖舊

却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甲午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

教誨警省啓發周浹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

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

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録橫渠録謹先拜納尹和

靖論語跋亦録上其餘孔諌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

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却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勁直輩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闕拾惟開懷成就之為望甲午六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謦咳雖新已復傾仰閒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扣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也高丈手抄伊川録更祈留念

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儻已檢出望

垂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

於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記録故實雖同時人舛駮盖亦

時有之不可便以為斷也甲午七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因為天台鴈

蕩之游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

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為疑此誠過慮告試為

斟酌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却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

欵侍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為慰甲午

與曾大卿原伯

往見三八舅亡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修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為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裘父

某區區之迹自惟憂患屏居五年闔户温習故書粗似
安適去秋偶復有册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
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
凋落向盡海内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
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虚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
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濶偶因景明遣人
還輙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為道義護重

與張荆州 敬夫

共以某官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内之士共徯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盖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力然儆戒祗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顓蒙蔀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為日久矣廼以免於憂患適有

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尚容俯伏坐隅側聆謦欬以髑夙志若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晩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闕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畧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

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為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國朝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

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踈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孚於嘉義恐最宜精玩葢多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禀皆明快則久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葢凡事歛藏不放開之謂

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點

故不知所倚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郤欠克治經歴之功思慮稍少故郤欠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説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至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隕者數十年其原盖在此也

與朱侍講元晦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鋟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子澄之言云爾今於賓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

諮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

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

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

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

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

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

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尚有欲言

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

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説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温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説固無害出於後説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様刋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未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

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緼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往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為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

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為課歲時歸省皆
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絶
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廼為之尊賢堂之類但
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
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堂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
令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為校視標注示及當令
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朴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
洒門墻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

之缺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廼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

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益有不可以毫髪差者誠為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尚未諭者復列于别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髪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較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内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𦰴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强

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為揉𨍏田擒縱低昂之用為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枓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

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誘謹厚士人釐正噬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逕附置來臨安倏刋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邉棄地始末以治行倥偬倏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即

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也開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尚欲咨請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轉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

政與張丈相隣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為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懐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即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墻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咨扣為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

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諭初非以為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杌隉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為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縁為程

文時考觀新説餘習時有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説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𤼵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麄細行數踈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釐正耳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所寄本刋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為正聞旦夕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欵曲亦當令𤼵人刋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為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為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望一報見

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間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言痛加砭治乃所

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

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濡滯蕪常閶今當已泝江南下矣某既畢亡婦祔事即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觧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為學工夫益無窮而聖

賢之言葢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
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迺附閫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
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遞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
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
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觧昨與張丈
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説也山間游從者
為誰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諭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倣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

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廸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某巧祠兩請而堂帖屢下黽勉復為此來昨日方條對姑致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録往求教矣尚

尚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為懼第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泝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尚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謦欬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焉媢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

𦕰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况今日此道單微排毁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爲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觧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説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

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何如知言疑義亦俟後便葢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録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某官次惝遣爲學固不敢少廢第微言淵奥世故崢嶸

益知進步之難儻蒙時賜闕藥不勝幸願曾子荅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過顔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比與張丈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推者謹疏于後來喻以道生一為太極太

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為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
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喻所云若前章天理
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
理也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
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
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
來喻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
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

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辭耳非許釋氏為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删孔子曰吾未見好徳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喻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為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

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槩舉知言本文却似無病大哉
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
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穏若謂一理之外别求
天命之全却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
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説
盖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
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
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

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它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盖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它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顧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覩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

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盖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强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宫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

致意耳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剥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

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為受於歸全之義甚恊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併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既以巳午間易簀酷痛冤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髪飲食皆勝往時違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餌没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喪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

布禀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恙時屢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𨼆禮今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竢暑退亦欲稍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為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廹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令復屬韓丈附達遲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

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盖在徒恃資禀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緣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録見令抄

冬深當専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祈為斯

文葆衛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歳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為學固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着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為一起展盡所

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竢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却不聞有欲再刋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喻作沈漕書葢不欲虛發耳别紙批問謾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擿誨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凡有可砭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賜録下使得日夕玩繹葢道遠私居遣介頗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即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閑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尚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督

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勉為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懐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別紙批喻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艮背之用前説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顔子視聽言

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閲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寛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聞其益良多但裹十日粮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墻仭前此累欲通書

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種種之責渠所
居相去甚近往來為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强且為
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迫切之過而無寛縱容養
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毁瘠如禮令免喪兩年以母老不
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
誠而初非内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
榜帖幸檢至義烏刋精義初不曽下手也所欲咨請者
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刋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

而未鋟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婺本例賈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

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癢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為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為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懼耳仁說及往來議論屢嘗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郤恐意思多侵過用上舉

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却無病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款渠甚願承教而無繇也今鬻書人告歸畧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庵僧榜帖

某闔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閒視向來稍不甚廢惰收歛持養雖未免有斷

續却無斷獲討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闕揣摩之失儻蒙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龍歸涂道此留半月尚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令經歷一番却甚知難雖尚多當講畫處然胷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為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

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聞嘗有所是正亦既鋟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匆匆附此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

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閒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摧也令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尚留膝下或已即路若遂成此行與衆中質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禄正恊周之則受之義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盖多矣竊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其家同窻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叔昌亦自工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前嘗為太學

解魁近三兩歲來却都放下舉業專意為學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寄呈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偕來不許過它齋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市間不得不如此過防又衆中人亦多端恐志未定或遷易耳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疏喻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肆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俟遣此兵時縷縷求教此間方刋横渠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苦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讎校昨見劉

子澄説贛州方欲刋書自可徑送渠令鋟木也洙泗言仁未合處因便望録示亦欲得思索也

東萊别集卷七